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醒夢駢言 第十二回 埋白石神人施小計 得黃金豪士振家聲

三千食客履盈庭，為金銀，陪小心。財源易竭。必竟有時貧。昔日眾人不見，辜負了，解囊情。莫道馮諼不再生，感神人，下白雲，燒丹鍊石，來助孟嘗君。功成卻早將身遁，堪羞殺、舊賓朋。這闕江城子詞，是罵做蔑片的，見大老官興頭時，個個去親近他；到得他被眾人拖累窮了，要想眾人幫扶些，再也不成，便鬼都沒得上門。那種情況，極是可恨。

但也不要將眾人都看輕了。孟嘗君食客三千，那裡人人曉得報效。卻有馮諼這樣人物在裡頭。如今這回書內，又有高似馮諼十倍的，分明是神仙下降，並非來替蔑片爭氣，也正要塞那慣下逐客令的嘴。

明朝嘉靖年間北直保定府有個大富翁，姓方，號正華，坐擁百萬家財。娶妻柳氏，生下一個兒子，叫方口禾。

那方正華賦性豪邁，極輕財好客，在他家裡吃飯的，日常有幾百人。朋友有什麼急用，向他借一千兩，就是一千兩；向他借五百金，就是五百金。也不曾要借票保人。約他幾時歸還，到那其間沒有，他也不去討取。

那班門客，都是想些油水吃的，便沒一個不向他開口，連那柴米油鹽，綢緞布疋，一應日用瑣細物件，都作想到。方正華只要有在家裡，就叫拿去。

只有一個遠客，是陝西人，叫張管師，從陝西到來，一住就是幾年，只吃方正華口飯，再不告借什麼東西。

那張管師相貌生得清挺，談鋒又極雄奇，方正華也在眾人裡面，格外相待，與他結為弟兄。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，十分優厚。

那時方口禾尚幼，呼他做叔叔。張管師喜歡同方口禾玩耍，這方口禾也最愛張叔叔作伴。每日學堂裡回來，就跟著張叔叔去玩。

張管師和他掘開貼地磚來，搬運石子去埋在底下，仍把磚兒鋪好，說是藏銀子，哈哈的笑。五六進房子，盡被他兩個埋了石子。

眾人都笑張管師老大年紀，還是這般孩子氣，方口禾卻特特喜他，比別個小伙伴，更加親熱。

過了十來年，方正華家計漸漸消乏，這些朋友向他挪移，有些應手不來，要一千止得五百了，那班朋友也便散去了好些。卻還坐定有十多人在家。

方正華賣田賣地款待他們，歡呼暢飲，達旦連宵，依舊是向時光景。

方口禾也漸漸長大，亦喜揮霍，學父親另結一班小友。方正華道是像自己，再不禁遏。

又過幾時，方正華越發窮了，把身底下房子典與人家去住，在側旁一所小些的屋內，倒也還算寬敞。那些散不盡的朋友，仍來騙酒騙飯。沒多兩天，把屋價又早用完。方正華生起病來，醫藥不效，竟就作古。可憐死下來，送終之費，一時無措。

虧得張管師在自己囊中拿出銀子來，替他們料理，又道他豪華了一世，死時偃蹇，須吃人笑話，便代他們開喪。生平曾有過一面的，盡皆送訃，十分厚款那些串客。

又尋一塊葬地，擇日出了殯，在墳上栽下好些樹木，辦得像模像樣。柳氏和方口禾感激異常。家中事體不論大小，都稟命張叔叔，憑他處分。

只見張管師每日從外面回來，袖子裡袖著些磚頭瓦片，到那沒人住的空房子裡去，拋在牆腳下，不曉得是什麼意思。問他時只是嘻嘻的笑，不來回答，也不好再盤詰他，只由他便了。

方口禾一日對張叔叔憂窮，張管師作色道：「你不省得銅錢銀子來路艱難，只道如泥土一般，要就有的。不要說是此刻沒有銀子在手頭，就有萬萬資財，入你手也易得盡的。做了個男子漢，只要自掙自立，憂窮來有什麼用。」

方口禾也便不敢再說。那時方正華這些朋友，和方口禾的小朋友，都已散盡，只有張管師還在他家。一日也辭別了要回去。柳氏和方口禾留他不住。

方口禾泣下道：「既是張叔叔定要回去，到了家中，略耽擱幾日，可就回到這裡來敘敘。」

張管師應承了，騎上一匹驢子，飄然自去。張管師去後，方口禾和母親在家，一日窮一日，衣珠首飾典當完了，又把那粗重傢伙，拿出去賣來吃。不消幾時，又都吃完。幾個底下人，見主人這般窘急，早已雀兒般飛散。

母子兩個無可生發，思量再把現在住的房子出賣，卻又沒人家要。日日望張叔叔來替他們經理一番。不道張管師竟學了唐詩上一句道：

黃鶴一去不復返。

列位，從來掙家事的人，與那用家事的相反。譬如一暑一寒，熱便熱到赤身裸體了，打扇也還嫌熱；冷便冷到穿了重裘向火，也尚道冷。天時就是這般不齊，怪不得人的作為也迥然不同。論起會掙家業人來，就是方正華死後，也是大富之家，那裡一窮就窮得別個窮人般乾淨。倘及時整頓一番，也自將就支持得住。

怎奈他母子用慣的，打算是打算不慣的。便如石錘下水，一直沉到底了。

卻說方正華在日，曾與兒子定下頭親事，是河南懷慶府一個財主王元尚的女兒，喚做陸姑。後來那邊聞方家窮了，王元尚和妻金氏，十分懊悔。方正華死了，送訃聞去，也不來弔。柳氏和兒子，還只道是他家因路程遙遠的緣故。

看看服也除了，卻終不見來。當下母子兩個，窮得衣食不週，柳氏只得和兒子商量，叫他到懷慶府去，只做定大婚之期，就敘述些現在情形，希冀那邊照拂。

方口禾領了母命，帶些乾糧在身邊，牲口也僱不起，只是步行前去。不一日到了懷慶，問至王家，便央管門的人去通報。

從來富貴人家，門上第一刁惡，他聽方口禾通的姓名住居，也明知是主人的女婿，因見他身上衣衫，舊得晦氣，腳上一雙鞋子，從保定直步至懷慶，底都走薄了，幾個腳指頭，即日要奪圍而出。且受風霜辛苦，弄得猴頭鳥頸，十分丟不上眼，有些不屑替他通報。卻還因不曉得家主意思，不好怠慢，即便進去稟知王元尚。

王元尚忽然聽得說女婿到來，心中駭異，呆了一呆，便問：「有多少人跟來？」管門的說是：「獨自一個。」

王元尚便問：「怎麼打扮？」管門的把那襤褸光景，述與主人聽了。

只見王元尚眉頭都皺，吩咐管門的：「你出去問他，為什麼事故到來。」

那班奴才，最會窺探主人意思打發的。走出來，也沒什麼稱呼，說道：「員外問你，為著什麼到來？」

方口禾倒還好聲好口的道：「管家，你領我去見了員外，當了面就好說了。」

管門的板著臉道：「員外吩咐，先來問你，你卻如何倒這般講。」口裡說，手裡自去桌上茶壺內，斟出杯茶來。

方口禾只是請他，正要伸手去接，卻見他取來自吃。方口禾這般怠慢，好生不樂。欲待說是來訂婚期，自覺有些不像樣；欲待不說，卻又沒得見丈人。徘徊了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告道：「管家，我的來意，原不是在這裡說的。但員外既先來問，我煩你代我入去稟白，此番只是來定吉期。」

管門的也不答應，竟自走了進去，傳這話與主人聽。

王元尚那時在裡面，和金氏閒話。陸姑也坐在旁邊。夫妻兩個聽了，都不開口。停了半晌，王元尚看著金氏對管門的道：「你再去對他說，叫他備了一千銀子來，做准日禮，才好定得吉期。若是沒有時，不必來認這門親了。」

管門的得了這幾句，越發膽大，慢慢地走出來，也不去與方口禾打話，自向門首一條凳上，倒朝著外面坐了，看街坊上三四個

小兒奪帽子玩耍。

方口禾忍不住問道：「管家，你去員外跟前怎麼說了？」

管門的慢慢側轉頭來道：「員外叫你拿一千銀子來准日，沒有時，不必認這門親了。」說罷，仍回頭去看那小兒玩耍。

方口禾此時，心中氣忿，不好就發出來，只得又告管門的道：「管家對你說，我家先前也曾富過來，只是現在窮了，拿不出，煩你再上復員外，不要作難，且放進去見一見也好。」

管門的聽說，惱起來道：「你這人忒不爽利。有銀子自來准日，沒銀子兩家撒開。有這般多纏。」

方口禾見他無狀已極，待要發作，早又見裡邊打發管家婆出來，叮囑管門的道：「裡頭吩咐你，那姓方的量來沒銀子，快趕出去，不要放在這裡，裝人家幌子。」

管門的就把方口禾向門外一推道：「走你的清秋路，體來害我受氣。」險些把方口禾推跌了一交。

方口禾大怒，立住腳，思量要罵。忽轉一念道：我只一人在此，倘被他家趕出些人來，越發要受辱了。便縮住了口。

卻又想著自己，本指望這裡款留，只帶得來的盤費。如今卻怎地回去。不覺起風下了雨，出不出氣變了苦，哀哀的哭將起來。那管門的把門關了不來睬。

倒是對門一個顧媽媽，年紀六十多歲，丈夫亡過，兒子街上去做些小買賣未回來。一個人在家，聽見他哭得悽慘，走過來勸，扯他去自己家中坐了，問是什麼緣由。

方口禾把遠來探親，王家這般相待，如今回去不得，細細告訴他聽。

顧媽媽十分憐憫，曉得他沒有吃飯，便去打兩張薄餅來，與他充饑。又拿了件布衣服，去左近一個當舖裡，典得一千個錢來，把與方口禾道：「不多一文，將就幫郎君做些盤費。那王元尚是極兇惡的，你便和他到官，也怕沒得便宜。且回去再處罷。」

方口禾謝了顧媽媽，即便轉身回到家中，把上項事告訴母親。

柳氏聽了，淚流不止，又對方口禾道：「我想你父親在日，那些朋友，都曾借我家銀兩。如今也有幾家還得起的，你可去討取些來度日。」

方口禾泣道：「母親怎還看不破。他們一向相與我家，只是為著錢財。倘然孩兒今日峨冠博帶，乘著高車駟馬前去，就要借千把銀子，也未必回頭出來。如今窮得這個樣兒，那個還來憶念舊日恩情。況父親借出去的銀子，都沒有憑據，那裡討得動。」

柳氏道：「雖然如此，難道竟關了門，受俄不成。你還是去討看。倘或有幾個良心好的，不忍看我娘兒兩個餓死，也未可知。」

方口禾只得出了門，向父親的朋友家去，只說告借。走了二十多天，遠的近的，都已走遍，那裡要得動半個老官板，十分氣忿。

卻又想到：這班是我父親朋友，和我隔一層。那我自己相與的，或者不是這般看冷眼。便又走向那小友人家告急。誰知說了錢就無緣，也都愁出一窠水來，沒得發。正是：

上山擒虎易，開口告人難。

方口禾回到家中，告知母親，心中苦切。娘兒兩個哭了一場，從此息了這念頭，只在家有一頓沒一頓的苦度不題。

且說王元尚夫妻，不放方口禾入門，回絕了出去，睦姑心中卻曉得，道父母不是。王元尚要另與他出帖。

睦姑泣下道：「方郎不是生下來就窮的，這也是孩兒的命。爹爹母親既把孩兒許了他，孩兒便生也是方家人，死也是方家鬼。斷不另嫁別人的。」

王元尚不快道：「你還不曉得窮的苦，吃也沒得吃，穿也沒得穿。你是受用慣的，那裡他家去過得慣，還要想他。」

金氏也接口道：「他家那裡還有什麼丫頭使女，粗粗細細，都要自己去，你如何來得？我和父親是不捨得你。退了那頭親，你怎還執迷不悟。」

睦姑道：「為人在世，若是貪了吃著，愛了安逸，不顧那道理，也還成什麼人。爹爹母親說愛孩兒，倒害孩兒哩。」說罷，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

王元尚夫妻又百般勸誘，睦姑只是不聽。夫妻兩個動了氣，日日把女兒來罵。睦姑聽憑爹娘罵，卻全然不動。王元尚夫妻倒也無可奈何。

過不多時，一夜，王元尚夫妻在睡夢裡，聽得響動，驚醒來，見是一伙強盜，明火執仗，打入房來。

夫妻兩個抖做一團，被一個強盜在牀裡拖出去，問銀子那裡。王元尚剛道得個「沒」字，一盜將手中亮子在他嘴上一指道：「怎麼沒有？」早把滿嘴鬚鬚，放野火般燒得只剩些短根。夫妻兩個著了急，指點出藏銀子地方。那伙強人又在他家各處，搜索搶掠一空而去。

王元尚等到天明，報了官，差快役去捉，卻那裡有捉處。王元尚家從此也窮了。

光陰如箭，倏忽兩年，越發窮得不堪。有個廣東客人，在懷慶生意。聞得睦姑標緻，肯出五十金買去做小。央媒來說。

看官，那人情是最可怕的，王元尚才窮得，便有人發這般輕薄念頭。就是做媒人的，也膽敢說出來，竟不防到打把掌。更可笑那王元尚，真個人貧志短，也就許諾。收了價銀，不顧女兒肯否，約日便要送去。

睦姑曉得了，連夜尋些舊煤，把粉臉塗得似鬼怪一般，乘著月色，出門逃走。心中要投保定去，卻不認得路。平日間聽得說在東邊，瞎七瞎八，往東走去。

走到天明，可憐腿都腫了，肚裡餓起來，卻沒銅錢買吃，只得到村落裡去化口吃了。問那保定的路又走。

從此日裡討飯，夜間怕被污辱，扒到茂盛些的樹上去，鳥雀歇宿。把個嬌嫩身軀，弄得遍體皮肉都在樹上擦破了。

在路三月，方才到了保定。問到方家，直闖進去。柳氏母子看見，只道是乞丐，又塗得臉來怕人，柳氏便嚷道：「你這乞婆，眼又不瞎，怎麼直撞入內來。」

睦姑哭道：「妾非化子，妾父親就是王元尚。因爹娘要把妾改嫁，從懷慶逃來的。」

母子兩個吃了一驚，柳氏便挽住睦姑手，泣下道：「兒，你緣何弄得這般樣子？」

睦姑一頭哭，一頭訴說路上辛苦情景，柳氏母子陪他也哭。柳氏就去取水來與他洗臉，又梳了頭。只見面開秋月，鬢壓烏雲，竟是一位絕色佳人。

母子兩個看了大喜。柳氏便叫兒子，去央人選個日，將就與他們完了姻。

家中十分窮苦，一日只吃得一頓，柳氏對睦姑始下淚道：「我娘兒兩個，是應該受這苦的。只是負了好媳婦，卻叫我過意不去。」

睦姑含笑安慰道：「婆婆不要這般說。媳婦在乞丐裡頭，嘗過那些苦況，今日看起來，同樣一個窮，也就是天堂地獄般分別。」柳氏聽說，不覺掛著兩行眼淚，笑起來。

過了幾日，柳氏因養下的一隻雞，晚來不肯上宿，自己去捉它。那雞見人走過去，亂撲的逃，逃到了那沒人住幾間空閒房子裡去。

那院子裡的草，齊著肩頭般長。柳氏從那亂蓬鬆裡，分開條路趕去，那雞伏在牆腳下。

柳氏走過去拿它，絆著塊磚兒，險些跌了一交，心中轉道：這還是張叔叔拋下的，沒人少力，怎地畚了出去方好。

便拾起那塊來，要丟他院子裡去。卻覺捏在手裡，有些異樣，打一看時竟像五兩來重錠銀子。老眼昏花，又是天色將黑下來，

認不清楚，雞也不捉了，急拿到那邊屋裡去，與兒子、媳婦看。果是銀子，各各嗟異。

方口禾便取了個火，和母親、妻子，再到那空閒房子裡去。卻見張管師袖回來那些磚頭瓦片，都是銀子，攤在壁腳下。

大家驚喜，連夜搬運到那邊房子內，檢點一番，約有萬餘金。

方口禾對母親道：「孩兒想張叔叔定然是個仙人，怕我們前日還是富翁心性，錢財到手，容易得完，把來做磚瓦，如今才現出真形來。只可惜不能夠再見他一面。」

柳氏也道：「仙人現過些形跡，被人家覺著了，只怕難得再來。」

母子兩個嗟歎了一回，方口禾又想起五六歲時，和張叔叔在舊時住的大房子裡，埋下那些石子，不要都是銀子。那房子到手，五千銀子典出。便備了原價，即行取贖。

那家因搬入這屋裡來，人口連年不太平，也巴不得方家贖了去。

方口禾同母親、妻子一到舊房子內，便去看那埋下的東西。見幾塊碎磚底下，仍然是一顆顆石子，那裡有些銀屑兒，心中懊悔。自己埋怨道：「我原太貪心了。有了一萬多銀子，不到得餓死就罷了，又發起這大想頭來，倒先將半把贖了沒花息的貨，豈不可惜。」

當日天晚，即便丟手。過了一夜，心還不死，再去掘那不碎的貼地磚來看，卻見一錠錠都是雪白銀子。掘遍了那埋石子的幾進屋，約有幾百萬兩。比方正華全盛時，倒又富了幾倍。

柳氏和小夫妻兩個，快活得來樂開了嘴合不攏，睡夢裡也幾遍笑醒來。當下便去回贖了賣出的田地，又買好些男童女婢，收拾得房子也十分齊整，竟端然是大富翁家的規模了。

那向時方正華的朋友，和方口禾自己結交的小友，都不曉得他家何富得這般快，還只道一向是詐窮，來試人家的，倒懊悔前番與他們借貸，一文不破得，被他看輕了。又想到：他和父親一般慷慨，器量大的人，只怕未必來記恨。便漸漸的都上門來，要溫舊好。

方口禾卻預先吩咐管門的，只說自己不在家，一概回絕了去。方口禾發起個憤來道：「我若再不自掙自立，出些前程來，可不負了我張叔叔麼。」

便刻苦讀起書來。他質地原是聰明的，不上一年，早已大通。宗師到來，先入了泮，明年正逢大比，又中了舉人。榜後也不回家，直用功到會試，竟成進士。殿試後點入翰林，衣錦還鄉，好不榮耀。

那班朋友，前番登門不見，說不在家，明知其故，自覺無顏，也便息了念頭。如今見他富而又貴，越發要親熱他，都備了些禮物來與他賀喜。

方口禾不好又拒絕他們，只得一一都出來會。眾人見他仍舊和顏悅色的接陪，都道前番說不在家是真的，並非懷恨他們，便越發撥鬻放屁，做出許多慇懃。從早上到來，直至日中，還不肯去，要想他的飯吃。

方口禾竟不吩咐把出來，眾人都像張姑娘送親般，忍著餓回去。方口禾隨即將送來禮物，叫人分頭去璧還，一些也不受。

到了明日，下帖請他們吃酒，自己不出來，只說身子不快，卻叫眾人自飲。那班人好不識氣，到下一日，又上門來，要去房中問病。

方口禾十分厭憎，吩咐家人回答道：「昨日原沒甚病，只因怕煩不出來，現今在裡面吃飯，吃完了就出來。請各位寬坐。」

眾人等到天晚，卻仍不見面，才省得是怪他們，今後不受騙的了。一場掃興而回，從此也不好再上門。

方口禾對母親笑道：「孩兒只道父親和孩兒呆，一向不識得這班是小人；不想這班人越發呆，直等待變得夠了，方才不再來纏。」

當下方口禾備了一千銀子，跟著十來個家人，親自到懷慶府去，酬謝資助他盤費的顧媽媽。

不一日，到了那裡。那顧媽媽住的，只一間低小草房。方口禾穿著華衣闊服走入去，顧媽媽一時如何認得出。只道遭了什麼橫禍，官府來家。嚇得戰戰兢兢，要跪下去磕頭。

方口禾連忙挽住道：「媽媽不認得我麼？我今番特來謝伯母，怎麼你倒行起這禮來。」

顧媽媽方才省得是方口禾，見他這般體面了，倒也喜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

方口禾便拉他去同坐在那土坑上，謝他前日的慷慨，告訴他如今怎樣富貴了，便叫家人拿過銀子來與他顧媽媽，真個千恩萬謝。

當下街坊上人見一位官長，走到這老婆子破屋裡去，門外列著許多僕從，人喊馬嘶，不知道是什麼事情，都圍攔來看。

那時王元尚夫妻，因亡失了女兒，廣東客人來追身價，已經用去大半，受逼不過，賣去身底下房子，才得還清，只得來縮在兩間臨街小屋內。見對門那般熱鬧，也走過去觀看。

聞說是舊時女婿，前年到此，虧這媽媽慷慨周濟，如今富貴了來謝。羞得頭也抬不起，連忙回去，閉上了門。

顧媽媽去街上打了酒，又買些肴饌，來款待方口禾。方口禾就拉他同桌子吃。顧媽媽說起王家，現在怎樣窮苦，那女兒倒是賢慧的，不肯依爹娘改嫁，可惜不曉得逃避到那裡去了。

方口禾顛著頭不開口。顧媽媽又問方口禾：「如今可曾娶麼？」方口禾答道：「已經娶過了。」

吃完了酒，方口禾拉他同到保定去，看家中新奶奶。顧媽媽答稱路遠，家中走不出。方口禾必竟要他去，顧媽媽只得央人街上去尋兒子回來，囑咐了幾句話，便同方口禾動身。

方口禾吩咐，叫乘轎子，抬了媽媽，自己和家人騎著馬，一同往保定來。

柳氏見，好生歡喜。方口禾就叫丫鬟們：「去請奶奶出來。」

沒多時，眾丫鬟簇擁了奶奶出來。珠圍翠繞，猶如仙子一般。顧媽媽與睦姑照了面，大家都吃一驚。

睦姑曉得他和丈夫同來，便問他爹娘近況。顧媽媽一一敘述，睦姑不住的滾下淚來。睦姑也把自己保定來的事，說了一遍。

顧媽媽對方口禾道：「老爺可不早說，待老身王家去通了個信，也叫放心。」方口禾只是笑。

當下留顧媽媽住了幾日，款待得十分厚。又替他徹裡徹外制了新衣服，打發家人送他回去。

顧媽媽到了家，腳頭也不曾立定，倒到王家去報新聞。先見了王元尚道：「恭喜你家令愛姑娘有下落了。」

王元尚忙問：「在那裡？」顧媽媽便將保定去的話說一遍。金氏在房裡也趕出來聽，都吃了一驚。

顧媽媽又述他女兒怎樣記掛，道：「你兩口這般窮苦，何不投奔到那邊去。」王元尚皺皺眉頭不響，埋怨起金氏來道：「先前我不放女婿進門，也是看你意思，都是你害了我。如今怎地去上門。」

金氏不服道：「這都是你的主見，我只是不曾阻擋得你，如何歸罪起我來。」

夫妻兩個你道我不是，我道你不好，爭論個不住。顧媽媽勸了幾句不聽，自回家去。

又過幾時，夫妻兩個受不過饑寒，王元尚沒奈何，只得懷了些乾糧，也像方口禾當日兩隻腳做了車馬，投保定來。

將近門首，只見豎著幾枝旗竿，風憲衙門般規模。門前停著轎馬，硬牌旗傘，擺有箭把路遠。執事人役，齊斬斬的伺候著。卻是保定府太爺在裡頭拜望。

王元尚不敢就撞過去，在街上徘徊了一會。看見裡面送客出來，那府太爺上了轎，開道去了，方才慢慢的走近去。

卻又見那管門的二爺，挺起胸脯，立出在門房口。那張不二價面孔，見了怕人。王元尚不敢去和他打話，只遠遠地立著探望。

等了一回，見管門的不在門首了，卻走出個六十來歲的老媽媽來。

王元尚走過去，叫聲：「媽媽。」低聲上前道了姓名，說從懷慶來，要媽媽悄悄地通知裡頭女兒。

媽媽答應了進去。停了一回，又走出來。四下裡打瞭望，看見沒人，做個手勢，招王元尚進去。

王元尚跟了老媽媽，走到兩間僻靜房子內，媽媽道：「奶奶曉得員外來，十分快活。叫老身來問員外，幾時到的？肚裡想必受饑了。安人在家可好麼？奶奶原要請員外裡頭去相見，卻怕老爺得知，叫老身領到這裡。奶奶得些空兒，便自出來的。」

王元尚道：「煩你去對奶奶說，我是早上到來的。安人在家，也還算健，只是近來越發窮了，沒得用度。我放心不下奶奶。特地來看看。有小東西拿些出來，也好將就充饑了。」

老媽媽進去了，又停一回，拿出一壺酒，一碗肉，一盤雞來，請王元尚吃。又去拿出條被來，安頓王元尚睡。把五兩銀子放在桌上道：「天色晚了，老爺在房裡吃酒，奶奶走不脫身，不能夠來會員外。這幾兩銀子送員外做盤費。奶奶叮囑老身，對員外說，明日須得絕早回去，不要令老爺曉得方好。」

王元尚吃完了酒，又拿飯來也吃了。老媽媽收拾了杯盤進去。王元尚也藏好了五兩頭，開鋪自睡。

看官，難道陸姑怎就沒一些工夫見他父親？幾百萬富的財主家，卻只拿得出五兩銀子？原來方口禾自從打發顧媽媽去後，曉得王元尚夫妻，早晚定然悄悄地來。怕陸姑私下竇發他銀子，是極不甘心的。這幾時把陸姑管得寸步不離，錢財也沒得他經手，因此不能出來相會，只拿得五兩銀子與父親。

次日清早，王元尚起來，便要回去。走到外面，見牆門下著鎖，還未曾開，只得立在那裡等。

忽聽見裡面好些腳步響，打頭幾個家人喝道：「老爺出來了，你這人快站開。」急得王元尚連忙躲避。

卻早被方口禾瞧見。問是什麼人？家人都回答不出。方口禾怒道：「必定是個白闖！門也未開，怎地進來的？快些拿下，送到衙門裡去。」

眾家人一齊答應，虎狼般趕過來，把他背剪了，縛在柱上。王元尚又羞又怕，出聲不得。

幸虧昨日那老媽媽也走出來見了，連忙過去，跪在方口禾面前，低著聲，不知說了幾句什麼。

方口禾把嘴一努，眾人使來放了綁。老媽媽送他出門道：「奶奶還有話說，因此著老身出來。昨夜不曾叮囑得管門的，倒害員外吃了這一驚。奶奶說：若是想念時，可令老安人假扮了賣花的，和顧媽媽一同來。」

王元尚答應了，自回懷慶。歸到家中，把那受的驚恐，述與金氏聽。金氏道：「據你這般說，我女兒今生不能再會的了。」不覺紛紛的墜下淚來。

王元尚聽他說得傷心，也泣下道：「你倒還去會得，我便要老死去見他的了。」

金氏道：「卻是為何呢？」王元尚便又把臨行出門老媽媽出來的話，說與他知道。金氏大喜，立刻去尋顧媽媽，要和他保定去。

卻說顧媽媽有了那一千銀子，另尋下所整齊房子，與兒子定了一頭親，正要料理他完姻，那裡有工夫出遠。況且慷慨的人，七八有些氣骨。他只費得一千銅錢，幾張薄餅，卻換了一千白銀，又迎他保定去，厚款了好幾天，做與他簇綻的一身新衣，也報他得夠了。只管到那邊去，可不被方家道他貪而無厭麼。

顧媽媽心裡是這般，也不過要再返幾時才好去。當不起那金氏日日到他家來，哭哭啼啼的纏。顧媽媽沒奈何，只得就同他去。

金氏那裡有路費，丈夫拿回五兩頭，路上用了些，到家買買柴米，早已空空如也。倒是顧媽媽拿出己財來，請了他去。

顧媽媽路上怨道：「我家中有好些事務，你卻追我去討人家惹厭，你女兒又不是今生今世不得見的了，這般性急。若是被廣東客人買了回去時，也趕到廣東去看看不成？」

金氏陪笑道：「媽媽怪你不得，原是我拖你去的不好。我只牢記你的好處就是了。」兩個到了保定，顧媽媽引路投方家來。

那時正是隆冬天氣，金氏身上，穿著一領舊綢夾套子，被朔風吹得來寒抖抖。背個竹籠，扮做賣花婆子，跟顧媽媽入去。

一連走進十幾重門，才到陸姑房中。見陸姑穿著狐狸皮襖，袖了手坐。面前燒一爐木炭，滿屋卻是暖烘烘的，輕嗽一聲，大丫鬟、小丫鬟奔將進來，立滿側旁伺候。

母女兩個相見了，眾人面前，不好說得什麼，只大家含著眼淚。住下五六日，陸姑憐他在家咬菜根，只揀好的東西與他吃。

金氏見無人在面前，便掛著眼淚，自己埋怨自己的不是。

陸姑道：「我母女是天性，就有什麼不是，那有不忘記的。只是女婿心中懷恨，再勸解他不來。」

陸姑也時常打發了眾人，和他母親講些家常話。只要聽見外房靴聲響，方口禾進來，金氏便連忙去躲。

那方口禾聽見說顧媽媽引一個賣花婆子來，原有些疑心。又聽見丫鬟們伙裡猜詳說是為什麼奶奶見了那賣花的，大家眼眶子裡含兩包淚。方口禾心中明知是金氏，只作不曉得。

一日輕輕兒走到房裡去，金氏正與女兒並肩坐了講話，躲閃不及。

被方口禾見了罵道：「那裡來這野蠻，全沒半點規矩！奶奶是什麼人，你是什麼人？卻和奶奶同坐起來。這樣辨不透的，待我叫人來，剝去那張臉皮便好！」

金氏嚇得立起在旁，瑟瑟的抖。顧媽媽也在房內，忙開言勸道：「老爺息怒。這是老身作伴回來賣花的李嫂。看老身薄面，饒恕了罷。」

方口禾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我不曉得，倒覺媽媽面上不好看了。」

方口禾便坐下，對顧媽媽道：「媽媽來了好幾日，我忙了些，竟未曾來和媽媽扳談。王家兩個老畜生近來怎樣在那裡。」

顧媽媽笑起來道：「老爺怎這般說。他夫妻兩口，倒都還老健，只是窮不過。老爺如今大富大貴了，應得照顧丈人丈母些才是。」

方口禾道：「媽媽你是旁人，那曉我的恨處。我那年若不是媽媽，一定流落他方，還要餓死。可恨那兩個老畜生，一味欺貧，全沒半毫情分。你不要說什麼照顧，我便剝他的皮，還嫌遲哩。」

說到刻毒處，把腳在地上亂頓，口內千畜生萬畜生的罵。

陸姑聽不過，怨起來道：「就是他兩個不是，也是我的父母。我遠遠到來，可憐身上皮肉，沒一處不破損。自己尋思，也不曾虧負方家，怎麼對了做兒女的罵父母，好叫人難當。」

方口禾方才住罵，氣忿忿走出房門去了。看金氏時，羞恥得來呆神相似，便辭別女兒要回去。

陸姑因沒得錢財經手，只搜索舊時存下的些散碎銀子，約有四十多兩，都把與他母親。對丈夫說了，差人送兩個回懷慶去。

日月如梭，不覺又是半年。陸姑在家，不曉得父母信息，十分掛念。勸丈夫去接取岳父母來，方口禾只是搖頭不肯。

陸姑又怨道：「你這人也太過當了。先前我爹爹到來，可憐怕你曉得，我竟不曾出見，誰知倒被你見了，叫人縛在外面柱下，受那場羞辱。在後我母親扮做賣花的，前來看我，你酒後說出來，道明曉得是我母親，故意當著面痛罵那一場，可不是我母親又受你羞辱盡了。可怎麼還平不得這口氣，叫我做女兒的，好不心中難過。」說罷，哀哀的哭起來。

方口禾不得已，便差幾個家人到懷慶去，迎丈人丈母。過了幾時，接得王元尚夫妻到來。見了女婿，都抱著羞慚，低了頭不起。

方口禾先講道：「舊歲遠蒙光降，因不曉得，竟十分得罪了。」

夫妻兩個也只是含糊答應了一聲，沒什麼別的話講。方口禾因陸姑說不過，替他夫妻做了幾套衣服。日常供給兩個飲食，也是陸姑吩咐出來，叫眾人辦得豐盛些。

留在家上，住了一個多月，王元尚夫妻終覺不安，告辭了要回去。方口禾與睦姑留不住，只得贈些銀兩，差人送他歸家。後來睦始日日勸丈夫，不要記那舊怨，方口禾也漸漸氣平了，時常遣人拿銀子去與岳父母。

方口禾雖點翰林，他在家受享好了，竟不去做官，卻也何嘗不是官。

這多虧那神仙來做門客，不但使他貧而復富，又兼激他賤而致貴，可不勝似馮諼幾倍麼。

詩曰：

揮霍誠然意氣豪，獨嗟財盡盡相拋。

暑能默運淮南術，從此春來發舊苗。